



民主峰会与美式民主的悖论

■ 雅加达: Veronika S. Saraswati (樊袂)

美国总统乔·拜登邀请108个国家参与美国主办的民主峰会。峰会本意是达成共同议程,巩固民主制度。而美国政府始终认为,美国和欧洲的结盟是推动全球民主的核心,强化美欧关系有助于鼓舞世界各地的“民主盟友”。

近日在巴厘岛,印尼也举办了第14届巴厘民主论坛(Bali Democracy Forum, BDF)。每年12月,印尼政府都会举办这一论坛,以此纪念印尼“民主日”。今年论坛的主题是“民主服务人类:推进疫情下经济与社会公正”。

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美驻印尼大使金星容均出席此次巴厘论坛。布林肯在讲话中强调了美式民主的

重要性。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“民主教师爷”或民主楷模,但实际上,美国是国际社会中最专制的国家。

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、亚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,经常以军事行动干涉他国内政。美国发动战争往往以民主和人权为名,但其做法与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,也侵犯了各国的人权和主权。

表面上,美国指控某国不民主或专制,然后就动用美军或雇佣私营军事公司(PMC)胁迫其就范。美国政府与总部设在美国的PMC签有大量合约,利用这些私营武装力量发动军事行动。PMC可提供战斗人员,或提供支持战斗的所有装备和工具。

长期以来,美国大部分军火商的年度订单量都在增长,特别是位列前五的洛克希德马丁、波音公司、诺斯罗普格鲁曼、通用动力和雷神公司。受美国政府委托的雇佣兵,在中东采用各类科技设备,如捕食者无人

机(UAV)、数据链接系统,以高精度的最新武器协助美军开展军事行动。

美军还依赖承包商运行计算机系统,例如为“伊拉克独立行动”中的联合空战中心生成战术航拍图像,美国海军则依赖承包商帮助操作其舰艇的导弹防御系统。而这些PMC都是以商业利益为驱动,他们的人员在战场上往往无视法规、规则和条例。

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9年在报告中指出,PMC比正规军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更高的效率,而原因是他们不尊重人权,也不遵守国际人道主义规则及法律。这意味着什么?而各种误炸、误杀、甚至是屠杀,不是被掩盖,就是因涉及深层次政治和经济利益,难以追责。

以伊拉克战争为例,美国以民主和反恐之名攻打并占领伊拉克,但没有找到其指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美国非但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,反而以种族清洗和独裁

等罪名绞死了萨达姆。美国给伊拉克带去了美式民主,不仅导致贫困,更引起了持续不断的混乱和冲突,以及恐怖主义的泛滥。

这些以民主之名发动的战争,与民主的本质是相悖的,对当地人民来说,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。而美国政府有什么权力剥夺当地人民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呢?

美国自身推行的民主只注重程序,却忽略实质,即人民的实质性(审议)参与。而程序民主很容易成为一种具有操控性的政治行为,因为它使人民成为单纯的“选民”,每四年在大选中投票一次即可。在美国的民主理念中,人民并不是民主的基础和目标。

民主不应该狭隘地解释为仅给人民参与投票的政治民主,仅靠普选机制来进行,而应该是以公共福祉为目标的经济性民主。民主的本质必须是实现经济繁荣、社会公正、安全和舒适的生活。选举是实现民主

的一种方法,一个程序,而非民主的本质。

以“demos”为词根的雅典-希腊传统西方民主,和以“dumu”为词根的苏美尔东方民主传统,都继承了相同的本质——民主与“弱势的多数”,亦即“人民”有关。民主应该是广大人民实现人的光荣梦想的一种意愿。

而美式民主将民主变为各种形式选举的代名词,将民主理解为一种常规的政治程序。它不重视实质性的“协商民主”。而协商民主恰恰更注重的是民主的质量,程序民主则强调的是选民投票。

笔者认为,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人民能够参与民主的各个流程,能够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目标。真正的民主是把人民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,即把人民作为民主走向光荣的根源和目的。真正的民主将人民从民主的对象,变为民主的主体。

可美式民主不强调为人

民保留发言空间的协商过程,只注重收集选票。美国推行的代议制民主只产生代表利益集团的政客,他们很少甚至从不按照多数人的要求进行政治协商,因此极具操控性。可以说,美式民主“绑架”了民主的实质。

更糟糕的是,美国还将其自行定义的民主,变成干预别国内政的工具,他们在别国发动战争,以军事手段实施高压统治。这成了美国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——人民应该是民主的主人,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实行民主,应由本国人民来决定,而不是由外国政府来决定。

这其实也是民主峰会的悖论。美国政府显然是为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推行民主。但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,以各种手段干涉别国内政,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输出美式民主,扶持亲美政权。这在本质上,难道不是剥夺当地人民的权力,对他们实施外国政府的“专制”吗?

(作者系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、政治学博士。印尼名:Veronika S. Saraswati。中文名:樊袂。)

廖省:林越

美国自编自导自演的“民主峰会”通过线上举行,于10日落下帷幕。与会前大张旗鼓的宣传成鲜明对比的是,会议进程疏疏落落。“峰会”最多只有2000人在线观看,关注度和影响力爆冷,还伴随着联合国总部前为美式民主送葬的抗议声。峰会沦为了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美式闹剧。拜登政府意图拉帮结派,兜售“美式民主”的算盘又一次失败了。

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10日发表题为《仅靠外交手段无法拯救民主》的文章称,举办峰会这样的外交手段对恢复民主毫无意义,并直言美国自身的体制才是导致民主倒退的关键。民主化进程产生于国家内部,公共服务的缺失、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生活水平滑坡等现实社会因素,都可能引发民主的倒退,国家之间的“外交手段”并不能推进民主进程。

《时代周刊》刊文认为“民主峰会”虚伪至极,“美国自身才是民主的最大威胁;峰会只是地缘政治把戏。”皮尤公司对16个发达国家的民调显示,57%国际受访者和72%美国受访者认为,美国已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“民主榜样”。哈佛大学本月初进行针对18-29岁群体的民调,52%认为美国民主已陷入困境,仅7%还认为美国是“健康”的民主国家。

香港特区政府公开表示,美方的“民主峰会”是借民主之名行破坏民主之实。美方让犯法逃离香港的暴乱分子罗冠聪在峰会发言,妄图抹黑中国及香港特区的法治内政。美方霸道地将自身标准

强加于其他国家,制造世界分裂,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,不得人心。

实现民主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路标,须视当地具体情况或政治发展决定其民主进程。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,依法实行“一国两制”,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方针;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获得《基本法》保障,国安法亦明确保障人权,香港已由乱转治,正迈向美好的前景。任何恶意中伤或污蔑的言论,在事实前将不攻自破。

借“峰会”兜售美式民主,有谁受追捧?“民主”只靠美国的标尺来判定吗?受邀者名单一经公布,即招各方批评。《经济学人》杂志题为《拜登的民主峰会并不那么民主》的文章指出,“哪些国家受到邀请,反映出的是美国政治,而非民主价值观。”美国最大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也发文《尴尬的嘉宾:解析民主峰会邀请名单》进行详细的解读。

面对种种质疑,美国国务院在官网急于解围脱困,却欲盖弥彰。堂皇的理由背后显示,受邀标准只有一条:即符合美国政治利益的地区就会受到邀请。《日本时报》刊文评论,“民主峰会”沦为清谈俱乐部。在100多个受邀者中,有许多并不符合“民主”定义。卡内基基金会指出,“民主峰会”超过30%的受邀国家要么不自由,要么只有部分自由。

《纽约时报》评论:拜登召集全球民主国家开会,但却遭遇“坎坷”。副标题直接指出,在美国国内面临诸多问题时,人们质疑美国能否充当一

个合格的民主“代言人”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则刊文称《在民主峰会上,拜登又掉链子了》。《外交政策》的标题为《拜登的民主峰会缺了什么?》,副标题答曰:缺少了真正来自人民的力量。《外交事务》刊文《争取民主的努力步履维艰》称拜登未能在全球范围内恢复人们对民主的信心。

《路透社》刊文《拜登的民主峰会:受诟病的与会名单让峰会蒙受阴影》,质疑所

谓“民主峰会”邀请国家和地区的名单是否有充足依据。《国家利益》杂志辛辣的标题称:《当你自己的民主正在灭亡时,如何举办一个民主峰会?》,副标题指出:民主不应该是强国用来给弱国当教师爷的工具。国际媒体公正的报道,让拜登脸上无光,手足失措!

中国外长王毅12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刊文《弘扬真正民主精神,共创人类美好未来》:

“民主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,就像扎根在各国土壤的植物一样,在不同的历史文化、民族传统和社会环境中汲取营养,滋润生长,竞相绽放。”而非“美国优先”。

并直言:“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。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,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。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,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。”“各国实现民

主的方式多种多样,不存在唯我独尊的民主,更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。”“我们对自己的民主充满信心,也充分尊重别国的民主。同各国一道,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!”

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,不是美国垄断的专利。美国在阿富汗进行了20年的“民主改革”,为何不让阿富汗参加峰会表达对“民主”的切身感受呢?强推美式民主的方式不仅行不通,还会挑起矛盾和对抗,贻害无穷。很多国家已看穿美国的“霸权算盘”!

美国“民主峰会”的小算盘

渴望已久的相会:
金秋?春茗?
节日的符号,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年复一年,骚乱,疫情,模糊不了我们再聚的渴望。
就在今天,
我们相聚。

思念:
欢乐的人流,陆续到来,会场瞬间气温升高。
照来攘往欢笑时,不见了那熟悉的面孔。
也许,他卧床不起,却惦念同学旧情的欢乐,
也许,他因事缺席,却渴望参加今天的团圆。
然而,有的同学却永远来不了,永远,永远……
音容尚存,君何在?
我不禁悲然泪湿,恨不得历史转身。
此时此刻,我才明白什么是思念,奈何了,逝者长已矣。

重逢:
许久的失联,同学今重逢,百感交集,已是花甲古稀人。
说不清,那割不断的思念,正是老人对友情的执著。

茶香意浓,欢叙同学情

——记印尼三宝壟新中旅港校友会2021年12月4日聚会
■ 旅港新中校友:郑建成



泛黄的照片失了真,模糊了昔日的英俊美貌,只见两鬓发白。

五十春秋弹指去,容华易变情不老。渴望相见急,只怨何太迟,温一杯热茶,将往事的美好喝个够!

赞美:
我要赞美同学的友情,追溯那青春的故事。依依寒窗,风华正茂,少年的火苗把友谊的熔炉燃起,铸造了友谊的结晶:纯净,永恒。

我要赞美印尼三宝壟新中旅港校友会,衷心感谢前辈和校友会领袖的努力,造就了今天温暖的大家庭。我要赞美新中同学的女将们,为聚会日日夜夜的操劳,筹办了精彩的聚会,感谢她们无私的奉献。

我还要赞美:
渴望与孝顺,我把目光投向十一号台,也许,也是今天聚会不一样的亮点。
在不太起眼的十一号台,坐着了三位老人,何仁义老师、马斯鸿同学和黄艳娇老师。

他们行动不便,行步艰难,然而,他们凭着渴望的毅力,出席了我们的聚会。更可贵的是,家庭的支持和子女们的陪伴和孝顺,跪乳之恩,在此,我要向所有支持与孝顺父母的子女们,深表敬意!但愿,孝顺的精神,在新中的第二代发扬光大。

感谢:
我要感谢兄弟学校的支持,感谢代表们的热情祝贺感言。是的,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游子,没有隔阂隔阂,没有利益诉求,只求日后和睦健康。也许是命运的安排,让我们相见,惆怅啊,薄如蝉翼的明天,谁能猜?

散会后感:
舍不得的散会,千怀念,百相思,万般无奈何,我莫名其妙地把思念拉扯。聚散终有时,后会亦有期,留住同学情,茶香意更浓。何日再来聚?欢叙少年的故事……



1955年,李曼峰成立印华美术协会时,其初衷并不单是将华人画家组织起来,他还考虑到市场,因为他看到了华人富裕阶层“三师”群体的无限潜力。另外,从文化方面来看,华人拥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,肯定很容易受到感染去收藏华人画家的作品。

这当中,诞生了评论家黄先郁(Oei Sian Yok)。他经常使用笔名“我们画艺助手”(Pembantu Seni Lukis Kita),在土生华人刊物《明星周刊》上发表对艺术的种种观点。他希望借此开拓读者的视野,让他们知道除了华人画家以外,印尼本土艺术家也有不凡的表现。华人美术与本土美术相互交融,相互补充,各取所长。因此,华人收藏家收藏本土艺术作品也无可厚非。

毋庸置疑,华人在绘画界立足的核心是商业机会。我们来计算一下,自1987年绘画大繁荣以来,印尼全部约60个画廊中有95%属华人所有。在他们眼中,优质的绘画就是商品,供他们用各种方式来买卖交易。相关的华人有些是手握“铁饭碗”的理想主

华人美术的社会层面(8)

阿古斯·德尔玛万(AGUS DERMAWAN T)

义者,也有靠此来养家糊口的人。但是,不得不承认,他们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推动了美术史的发展。

那些兴盛的拍卖行都为华人所有,每年举办2-5次拍卖,比如拉拉莎帝(Larasati)、杰作(Masterpiece)、婆罗浮屠(Borobudur)、希达尔塔(Sidharta)、珍巴卡(Cempaka)、德宁多(Denindo)以及巴林多(Balindo)。稍加留意还可以发现,80%的参与者为华人,包括著名收藏家查雅迪·库玛拉(Tjahjadi Kumala,又名郭瑞腾/Kwee Swie Teng)、陈国基(Kokky Tan)、布德拉·玛斯亚贡(Putra Masagung,蒋氏)。

这些参与者也有画廊老板、画商、中介,皆为华人。

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,在当时遍地商机的环境下,难免出现一些投机取巧行为。观察发现,远在绘画大繁荣时期前,这种行为已经时有出现,延续了不止一个世纪。但是,这些投机取巧从未扰乱美术秩序。为什么?第一,发生的范围只限于华人圈子;第二,美术秩序百分百掌握在美术家手中,不受市场左右。只有当美术家与中介商家达成某种承诺时,他们才会偏离美术规则,成为商品交易的一部分。第三,美术交易与艺术创作没有直接的关系,美术家们

有自己的原则,这种原则在他们的工作室里深深扎根。

可见,华人美术市场化应该被接受,被传承,并供美术家学习,以刺激他们创作。市场上的任何事情都可成为美术家的学习素材。不得不承认,大多数美术家不善于表达,他们有这些通病:容易屈服、敏感、易燥易怒。

综上所述,尽管华人艺术市场化浪潮十分杂乱或取巧,我们也不该与之对抗。因为在历史长河中,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抗衡“天性”,正是这种天性造就了一代商业巨头,如德国·威比萨纳(Teguh Wibisana),又名邱寿宏,是油漆进口商和美术工具经营者。2004年,他创办了杂志《视觉艺术》。由于看到杂志市场的前景,德国·威比萨纳的合伙人

哈尔彦多·古那万(Haryanto Gunawan,原名吴平安/Gouw Peng An)几年后离开《视觉艺术》,自立门户,创办了聚焦于当代艺术的杂志《现代艺术》。

这两本色彩丰富的杂志的出版并不仅仅出于市场考虑。这种受众特定的杂志只能依靠广告宣传,而大部分广告商是画廊和推厂商,他们的时间受季节、潮流的限制。因此,2011年后,这两份了不起的杂志开始没落颓废。但是这也足以证明两位华人创办者十分善于抓住机遇,因其敏锐的商业嗅觉,他们被誉为“印尼美术百事通”,永远被历史铭记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二册)》。本篇完)